



# 漫談「帶業往生」

朱斐

——七十七年七月十日在蓮因寺暑期大專學生齋戒會講

懺公法師，各位同學：昨日奉懺公電召，囑來與各位一結法緣，我就在晚間心裏擬一草稿，本來準備以「佛教徒應加強人際關係」為題，與各位共同研討。但今早在公路上念佛時，忽然想起，近來時常收到樹刊讀者，爲了「帶業往生」的問題，寫信來問，所以就改變了原定的腹稿，決定與各位對這一問題，作一檢討，就以「漫談帶業往生」為題吧！

剛才我看到黑板上寫着「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？」想必上一堂課曾討論到我的生死問題，今再獻醜，也來談談這生死來去的問題。

我們是人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是什麼力量，使我們來到這人間？世事無常，人生亦無常，當我們人生告一段落時，又是什麼力量將我們帶到那裏去？這也是學佛的人，大家所關心的一件切身大事。

事實上有關人的生死來去，就離不開一個「業」字，業者行爲也。我人的一舉一動，無不是業：起心動念是意業，有了意念若付之行動，發諸於語言者，謂之口業，身體的行動是身業，一生就是由於過去世從身語意所造作的種種黑白諸業，帶引着來投胎，佛教所說的衆生，共分六種有情的生命，人類是其中之一，其他尚有天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等五類，無不都是憑藉過去，現在在八識之中所播下的許多業種，物以類聚，其已成熟

的則起諸現行，產生一股業力，帶引着你往各道去出生。

在有部毘奈耶四十六有謂：「不思議業力，雖遠必相牽，果報成熟時，求避終難脫。」如所造作的白業（即善業）佔多時，即上生天、人、修羅三善道的機會較多，如所造作的黑業（即惡業）居多，則下墮畜、鬼、獄的機會較多。自作業自受報，這是非常公平，如天秤一樣絲毫不差。所以人的生死去來，都是受業力的牽制，帶着你往東往西，投生各道，輪迴不息。這也可以說它是帶業往生，雖然大藏經中未載，我們佛教徒却不能否認這是事實啊！所以帶業往生之說不一定是淨土宗的專用名詞，但後來也有把六道的投生名之謂「引業」，而將「帶業往生」成爲淨土宗的專用名詞了。

淨宗歷代祖師所創帶業往生極樂淨土之說，自有祖師的用心，也不是沒有根據，佛說人人皆有佛性，即使造殺業嚴重的人，尚且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故淨宗祖師謂我人雖進去造作惡業，若能放下萬緣，棲心淨土，自可帶業往生西天佛國。再看大藏經中那先比丘經卷下，有一段經文記載（見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一集平裝本五五冊二四一九三頁）：「王復問那先：『御曹沙門言：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，臨欲死時念佛，死後皆得生天上，我不信是語；復言殺一生，死即當入泥犁中，我不信是語。』那先問王：『如人持小石置水上，石

浮耶？沒耶？」王言其石沒。那先言：「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，其船寧沒不？」王言不沒。那先言：「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；人雖有本惡，一時念佛用是故不入泥犁，便得生天上。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，不知佛經，死後便入泥犁中。」王言善哉！

這段經文的記載，很明顯地指出作惡業的人，因念佛故，如船載巨石而不沒。巨石者喻惡業重者也，雖未指明往生極樂，但其理則同；船者喻如阿彌陀佛之大願也，加上念佛人至誠懇切的心力，雖有宿業，只得帶業往生彼岸，此所以淨土法門之又一稱為二力法門故。

近有旅居海外之某密教長者，慈悲心切，發願要作四十八次演講「淨土五經會通」令人欽敬不已！可能他老人家苦口婆心過切，惟恐淨宗學人，以為有帶業往生之可依賴，一面念佛，一面造業，所以不惜集中人力，遍查大藏，由於在大藏經中找不到帶業往生一詞，便遽爾將歷代祖師所說的「帶業往生」的理論，予以否定。要知歷代祖師都是有修有證的大德，尤其淨宗祖師，都是圓寂以後由後人堆崇者，即使大藏經中沒有「帶業往生」四字，如那先比丘經中的譬喻，加上極樂世界有聖凡同居之士，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之分，往生時又有九品之別，處處證明「帶業往生」之說是有其依據的，何況一旦往生，在沒有退轉和五塵說法的絕佳環境中，不斷增長淨業，而被帶去的黑白諸業，已無再起現行的機會，自然次漸消失，如一粒瓜種播植在沒有空氣、水份、陽光、人工的土地上，豈能茁長開花再結果實呢！何況彌陀淨土是大乘法門，求生的人，要發願來度化此土眾生，一旦往生後，可乘願再來消業修福修慧，普度有緣。

自藕益大師以來歷代祖師，都主張消伏業障帶業往生之說，是指的沒有皈信淨土以前所造的諸業，祖師們絕沒有鼓勵修淨業的人，可以一面念佛，一面造業，極樂世界亦非包庇罪人的避難所。再說學佛的人，多是博地凡夫，雖然在家家已受五戒，出家象已受六戒，自應嚴持禁戒，但既是博地凡夫，祇要有戒存在，必然動念，因此吾人在有意無意中又去造作諸業，依律可以發露懺悔。地藏經中說吾人的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」。稍一不慎，

防不勝防，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，已經受過皈依戒的人，究與一般尚未信佛的人不同，尤其是修淨念佛的人，在他們每日的朝晚課誦中，身業禮佛，口業念佛，意業觀佛，三業俱淨，這些業，既非黑業，也非白業，而是「淨業」。我人求生西方的本錢，所要帶去的業，主要的還是這些「淨業」，淨業作的越多，往生極樂越有把握。其他有意無意而作的黑白諸業，在淨業種子累積增多的壓制下，早已被埋伏在心田深處，沒有出頭的機會了。故淨宗大德主張「伏惑」，但非不重視斷惑，蓋斷惑多少與往生西土及品位之高低有關，能斷最好，惟古人喻斷惑難如斷八十里瀑流，等覺菩薩尚有根本無明，如十四夜之月，要等到成了佛，才福慧兩足業盡情空，如十五日，圓滿無缺矣。

無明即惑，而惑是業之前奏，起惑才造業，造業故受報，惑、業、苦謂之三雜染，臨命終時如能將惑業伏住，加上彌陀聖象的前來接引，不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又到何處？

淨土諸經中雖有云「至心念一句佛號，能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」，故消業往生之說，可以成立；但相反的我輩凡夫的一念之惡（如法華經譬喻品中謗經者所獲業報），也一樣能生長八十億劫生死之罪，兩者是相等的。喻如有人一面掃除髒亂，一面又製造髒亂，因此只有伏住惑業，阻其生機，才是上策，伏惑並非斷惑，那被伏住的惑業又將如何呢？只有帶着它往生極樂世界去了。即以消業往生來說，消不完的業，如不帶去，又將放在那裏呢？

念佛法門能當生成就者，也就是靠增長淨業而伏惑才能成功。人生在世，短短的數十寒暑，斷得了見思二惑的有幾人？何況塵沙無明根本無明等，所以我在這裏要再強調，我們必須努力念佛伏惑，帶業往生極樂世界。

我們過去的黑業，自無始以來，世世累積，心田裏早已一片漆黑，加上這一輩子在未入佛門，未修念佛法門前所造的黑業，更不可以數字計，古德會說，若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無法容納，因此若非淨宗祖師之力倡伏惑帶業往生，要斷惑業，談何容易。今此一線希望，如被否定，不知有多少人退失信心，這又由誰來負責呢？

（下轉24頁）



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，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，愛盡離欲涅槃，此中云何有我？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」。闍陀比丘所疑者，亦由無我說而起，涅槃而能知見，即分明有我，云何無我？若無我，則誰知誰見？是故有疑，「爾時阿難語闍陀言，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若無，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，迦旃延，若不受、不取、不住、不於計我，此苦生時生，滅時滅，於此不疑不惑，不由於他，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所說，所以者何，迦旃延，如實正觀，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，世間滅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，迦旃延，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……爾時闍陀比丘見法、知法、得法、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於他……心樂正住解脫，不復轉還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。」（見雜含卷十 P.14 闍陀問經）此節經文，極為善巧，亦極客觀，謂世人所說之「我」，乃取諸境界，心生計著而來，云何心生計著而有「我」生？如二法偈之所說：「眼識二種緣，生於心心法，識觸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，非我非我所，亦非福伽羅……」即是內六人（攝於五陰之色陰）取著境界，引起心、心（所）法（受、想、行、識）活動，而遂漸形成「我」之概念，是故佛說：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。」（雜含卷三 P.9）換言之，乃五陰攀緣境界活動中，心生計著而形成意識形態，此世人所計之「我」，虛妄不實，故說非我，離於心心法，便失「我」義。更無所謂我及非我。可見佛說無我，乃對一切法（心心法）而言。無常之義，亦復如是，因心心法故，念念起作，念念分別，故有常、無常之感，離一切行（爲作），便失「常」義。無所謂「常」與「無常」。是故佛說無我，不離一切法，說無常，不離一切行，離是而說無常、無我義，無有是處。

涅槃境界之「我」又如何？

雜含天子問經中說：「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，若羅漢比丘，自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轉此後邊身，記說言有我，及說我所不轉此後邊身，正復說有我，我所亦無咎。」（雜含卷廿二 P.8）

增一阿含的僧迦摩比丘的證道偈：「苦苦還相生，度苦亦如是，聖賢八品道，乃至滅盡處，更不還此生，流轉天人間，當盡苦原本，永息無移動，我今見空跡，如佛之所說，今得阿羅漢，更不受胞胎」（增一卷二十七邪聚品）

二經皆說有我。從佛說：「正復說有我，我所亦無咎」之語氣中，可以體味，「說」我，只是方便說，可以「無咎」，與世人所說「我」義不同，世人說「我」，是「心心法」活動中形成的「我」，涅槃境界，心行處滅，（心心所法滅），已無世人之「我」可見，亦無所謂我與非我，說我者，只是「是名爲我」的方便說，所謂「一切法中不說有我，涅槃之中不說無我」，但涅槃之中不計於我，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」，故謂「見我不見法，見法不見我」，即此義也，若問「誰見正法」？可以借用印順法師的解釋：「這就是在一切不可得而寂滅中，直覺爲不可思議的眞性。」（見印順法師著「中國禪宗史」P.55）

（上接32頁漫談「帶業往生」）

例如有一位職業軍人，官至中將，古人謂「一將成名萬骨枯」，此生中所造的殺業，自不容說，今在晚年，幸遇淨土法門，幸聞「帶業往生」之說，便在佛前痛切懺悔，求生淨土，精勤念佛，期求往生。但今日忽聞「帶業往生」是祖師們騙人的話，因爲查過大藏，沒有「帶業往生」之說，這時他的心情又將如何呢？古人說：「寧擾千江水，勿動道人心！」這又何苦來哉？

我相信某老居士所以如此說者，是由於悲心過切，只是表達的方式欠妥，易使人誤解而已。我想，他只是關心淨業行人，故獨彈異調，以期提高警覺，勉勵淨業學人耳。

最後，我要聲明的，我的學識非常膚淺，我又不敢輕慢任何人，而對某老人八十高齡尚不辭遠行的爲法精神，衷心欽佩！但我對歷代祖師有修有證的言論，亦深信不疑，爲了維護祖師的法，謹奉勸某老暫時放下諸緣，專修念佛法門，相信一定會有改變論調的一天，不會再說祖師騙人了！

原載「寶筏」一一九期